東坡文談錄

文文評脈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坡文談錄

陳秀明編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東坡文談錄

元　田明陳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敍事略。然其平生大致。不逾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說話曰。溫公是他已爲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公不肯。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爲一題目。以發明己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事。豈然哉。道夫曰。何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爲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也。曰。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爲此舉。實爲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爲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已甚下。但當時無人。亦當故不得已而爲之耳。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于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紹聖元豐開用得兵來狠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耳。朱子語錄

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眞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按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

作一字疑筆誤也。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游其門者雖極力苦心得學他文詞言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卻罵以爲退之家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爲之復假托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他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義剛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幷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以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直閣銘好曰這般閒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疏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早年應舉時文字揚

劉子元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閒文士擬作者也予因以悟陵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讀烈女傳蔡炎二詩其明白感槩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甚發見況伯喈未遇禍今此詩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尤荒疏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也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水之于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走兔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勸上人詩序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序引李郃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衞武公事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阯事與宋鄂州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嘆詩引唐羌言荔枝事也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于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幷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于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稟云臣近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公神道碑幷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

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況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東坡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于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黃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麪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幷也投之糟中熟搗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

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簍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酒久者酒淳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則眞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奉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獵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慶執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于初而績効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二本及季眞給事在臨安所刻幷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是耘耔句下便接慢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卻芟去豈不可惜惟成都石本法帖眞蹟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甯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惑季眞季思不能察耳

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衞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余一人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

其所立天亦不能忘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于太平永爲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異也俱出容齋隨筆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明日蘇軾來問之既至果詰問之東坡應聲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動靜卽精神也公擊節稱嘆吳坰

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曾三異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行忽止出入先後聳目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嫺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東坡送人序云士之不能自成其於患在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空人之耳自誦其師傳造之語從容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

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領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頗其製。今君此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時仲益年在髫齔。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坡曰。試對看。徐云。衡門稚子璠璵器。孫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撫其背曰。眞璠璵器也。異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于此。韻語陽秋。

東萊先生注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敍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眞異人。文公眞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游。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吾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俞文豹。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蘇籀。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待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吾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

妻之美吾者。私吾也。妾之美吾者。畏吾也。客之美吾者。欲求於吾也。東坡之斡旋。蓋取諸此。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蘐城遺言）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于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辨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于政事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敍公極賞慨其交。咨嗟不已。

東坡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潁川。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退斂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處雲之渥采。魚鼈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極造化妙旨矣。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慚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文語。

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余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久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元祐閒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敍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于治道紹聖元符閒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撲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脞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吾詩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閒樂事無逾此者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堆兒血羹客有須薄荼者因就取所報龍團偏啜坐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必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授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荐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東坡宸奉閣碑銘巍巍聖仁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傳蓋出入師襄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者也

又蜂蠆發于懷袖出管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發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者也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箴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

容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先子于河東官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曝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盡無此

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及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手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欒城遺言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余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潁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于跬步二公以伊傅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荆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荆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荆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可爲貴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于社稷余何愛于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野客叢書）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蓽書生子瞻以筆塗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粃溺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于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于書者也故歌舞戲鬬皆草書也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徧每讀徹一徧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詩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的對曰吾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鑑識

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甯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宏闊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作將去

洪文敏邁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惟大父嘗爲吏吾童時從入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吾對曰蘇公速

實不過公。但不檢書耳。文敏大慚。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崇政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病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聞見錄。）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復有爲。而黃東發以爲蠡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天下才識卓卓出春秋戰國策士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于負薪之邱。可與蠡五湖同風。（燕石齋補。）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

欒城遺言。讀書百徧。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徧數也。古人讀書精勤如此。又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飭者。至云。豔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個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

文至于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穴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閒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夫子瞻之文爽而俊。然多用事實。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竹。妙而不眞。息齋之竹。眞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眞贋雜錯。

東坡曰。晉士多游虛而無實用。然其閒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吾乃能駕御。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哉。若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東坡曰。讀淵明自祭文。出妙語于纊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

又曰。余讀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

南越志熙安閒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嘗以五六月發。其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閒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余曾爲賦云。

歐陽公稱蘇氏父子曰。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子瞻。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燕石齋補。

文脈

王文祿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陵在前故據以影印

文脈卷一

文脈總論

一元清明之氣畀於心以時洩宣名之曰文文之脈蘊于冲穆之密行於法象之昭根心之靈宰氣之機先天無始後天無終譬山水焉發源于崑崙也譬星宿焉禀耀于日也譬榮衛焉包絡於心也是謂之脈未嘗絶也粤開闢而文顯羲農黃堯肇造文原唐虞都俞賡歌亮采文之一大聚也是謂文脈之泰文王拘羑演易豪武王伐商告武成箕子釋縣矢範疇姬公返東訓豳雅又文之一大聚也周末孔子生侯甸

轍環杏壇鐸振雲從多士雨化鬱髦修六經著曾論
祖帝謨立師極又文之一大聚也孟子繼出崇純王
之正斥雜霸之偏紹三聖之微闡七篇之述又文之
一大聚也由是渙漫無紀九流七略之學與焉陽翟
巨賈亦知文睿致客衍呂覽之纂文之一聚于私室
也荆楚小邦且展文規屈宋創騷些之摛文之一聚
於夷方也荀卿執信不精訓迪匪徒李斯勸秦坑焚
文之大厄也是謂文脈之否壁藏壕壓腹記口傳豈
能盡焚哉炎漢除挾書之律增寫書之官遣求書之
輶廣獻書之路石渠天祿虎觀蘭臺群萃英儒表章

聖學別有菟園之藪淮南之儲亦文之一大聚也莽卓喪亂典籍淪消曹氏父子延鄴下七才俱為黃初體亦文之一聚也六朝浮豔江左綺風逸子竹林放于廛柄竟陵之招納昭明之選編亦文之一聚也王仲淹龍門聿啓函丈彌盈斧聖續經匡君陳策又文之一聚也唐興太宗右文房杜作輔眞觀開元蔚然炳乎韓退之友子厚授籍湜湜授之萊無擇無擇授之孫樵又文之一聚也五季革命五星纏奎文運重光焉周程張朱以窮理歐蘇曾王以達詞金溪橫浦以尊性凍水金華以攻史冀方以探數彰孔康以諳

兵勝又文之一大聚也胡元易世宋學猶存容城之高標魯齋之弘任草廬之該博鐵崖之藻思亦文之一聚也惟我　大明鼓舞神睿赫濯聲靈劉郁離宋潛溪王華川劉簡迪御閣門侍內苑同遊賡和又文之一大聚也接一元之文脈指人心之文原美矣至矣近若河津白沙一峯有志而未遂空同大復昌穀有言而未深陽明甘泉聚矣而未久不若魯鄒河汾濂洛關閩之聚也夫文之聚不一也隨時變焉心一也是故聖學息而變縱橫縱橫變為經術經術變為名節名節變為清談清談變為詩賦詩賦變為學究

明經又變為道學故曰人心圓巧審變爭名若繪粧萬模質本完素豈曰某文道某文非道夫脈以貫道道原于心迫心瀹而氣漓孔子傷之矣惡鄉愿賤鄙夫進狂狷也夫狂狷澄清明之氣能延文脈者也鄉愿習威容而疵質鄙夫貪利欲而違忠濁清明之氣斬文脈者也噫文初生也猶人初生也初則氣化無生有也既乃形化有生有也夫有生有也偶見不生曰絕矣曷知人也使偶見文之散與焚也曰文脈絕可乎觀心不亡則脈不亡脈不亡則文脈不亡再混沌而開闢此脈不亡此心不亡也

夫文也者否泰循環生命世才為宰為輔提酌文衡又生為閏餘為導引護留文譜是故六經文原也子史集文支也是以析理不六經騁奇潘諸子紀事括諸史摛辭贍諸集昭明文選文統也恢張經子史也選文不法文選豈文乎五季歷元文運極否我　明出而夷攘夏整泰交否休儲積亭涵篤生多士是宜我　明之文越宋駕唐超秦軼漢作配三代矣　皇陵碑文體用六朝氣雄雨漢文華也實見六朝後不足法也夫六朝之文風骨雖怯組織甚勞研覃心精累積歲月非若後代率意疾書頃刻盈幅皆俚語也

夫惟俚語爲文也見文奇者譏曰艱深綺靡之文見文俗者誇曰明體適用之文無惟文日卑也是以論文者稱兩漢焉不特近古取士善也射策獻賦宏文之古也厯詩賦失也淺流爲輕薄之文宋經義失也滯流爲粗畧之文元加古賦雖多博雅之士奈尚夷疑夏不能盡取大用之遺待我　明用也若厯宋取士爭效合式幼習壯成先入主之也匹漢得乎今變復古必選歷代之文定其格夫文選尚矣莫及焉選諸史之文不可也簡短不華之文刪去可也劉氏廣文選選子史之文不可也續文選未選可也遺隋文

不可也補隋文可也唐文粹遺甚多也宋文鑑取甚濫也元文類識甚陋也　皇明文衡編甚泛也文鑑不及紹興後之文文類不及至正後之文文衡多元遺儒之文亦程氏未定之選也況文運必積百年後興今其時也一倣文選之例增選之自六經後始曰戰國先秦文選曰三國文選曰六朝文選曰唐文選五代附之曰宋文選曰元文選遼金附之我　朝曰　皇明文選噫人文之成須在位　聖人欲請于　朝聚文學之士成之草莽細臣無由上達如選矣一代成歷代之美文運之光乎

周公元聖也易象書誥詩豳風雅頌周禮何文也孔子大聖也魯論家語孝經易十翼何文也道德文章之大成也故孟子曰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漢唐諸儒文或有成章者宋若周子易通太極說張子西銘正蒙邵子皇極經世可希經也自外文非漢唐道非周孔安望成章哉

文顯于目也氣為主詩訊于口也聲為主文必體勢之壯嚴詩必音調之流轉是故文以載道詩以陶性情道在中矣

文之高勝者必命世才自出新機不蹈陳轍用發吾

胸中之蘊槩以文人小之可乎是以不達性命之故則文無源而不透不諳經濟之畧則文無實而不揚謂之命世驅一世而命之也故曰作者

爲文須有文心始可與言文蓋識見高明不染利欲若莊周屈平及李太白超然塵外百代無繼之匪文難文心難也心或夾雜本失矣詞華曷生哉且爲文如蚕口抽絲作繭一聞響則口停而絲腸斷矣使亂乃心文焉得妙

楊慈湖曰韓昌黎陳言務去杜少陵語必驚人皆巧言也孔子曰巧言鮮仁予因今人尚文引之入道約

其精神以全仁也釋氏且戒綺語況儒哉或曰孔子四科列文學何也曰子游子夏傳經明道非虛文也曰釋典廣弘明集何綺也曰末流也文勝極矣醫書中有天地國胘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曰何醫也曰科試行鄉舉里選之法自六經以後選歷代之文類成一書餘不焚久轉消矣是謂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杜子美曰文章有神陳繹曾文筌小譜第一曰澄神夫神者性之靈穎無微不透無古無今惟澄神則神清不雜又曰鍊氣氣者神氣也惟鍊氣則氣充不撓

劉勰文心雕龍贊曰百齡影徂千載心在文章心精也神氣鍾焉欲不垂世得乎

學稱孟荀文稱韓柳韓法孟柳類荀孟韓氣昌而理顯荀柳氣澀而理晦是以孟韓屬陽故盛行荀柳屬陰則否然荀見偏也支詞無實謂辨士則可孟承孔肌于戰國縱橫間聖學也曷可並荀稱

楚騷禮鼂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於終古比也夫魂性之神也不生死存亾指二時薦品歌之喻往來化機不息逵遊曰毋滑而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賦也原生夷方學

何所授灼見性眞聖之潔也豈沉湘傷生哉特憤世托言遐遁耳楊子雲反騷庶知之稱騷經空矣

司馬子長史記雖纂述成之雄逸跌宕類其爲人是以文由性生也孔子論贊曰高山仰止知所宗也晏子論贊曰願爲執鞭知所好也是以文高由識高也律書曰子者茲也丑者紐也之類則訓詁而失之鑿矣

爲文若織雲花龍鳳之錦經緯縱橫而起伏無定又若河流入中國或隱或見若絶若續而源深長令人恐句不屬字字挨粘無文膽終成時論格惟司馬子

長才高疎爽得文之妙

或曰後世無孟子七篇何也曰孰養浩然之氣也故曰文以氣為主有塞天地之氣而後有垂世之文或曰文盛世必衰曰非也世衰而後文盛也蓋人才不效用于上而遺棄于下則精神不敷于實行而光彩徒耀于空言惜夫

今誦孔子之言無幾也想當時無可與言故欲無言也言必同心始盡發也門人問對亦淺矣曷能盡發胸中之蘊後之學孔子者代孔子言所未言哉是以文章貴新奇忌勦述

先天後天理一而已學者須悟先天渾然太虛無極也後天始製文字而名色繁自後各就所見立義故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且赤一色也曰紅曰緋曰絳曰赬曰丹曰朱何別乎今乃因名認色求合之厥似也心中無形曷能指執曰性曰情曰意曰息曰念曰慮又何別乎羅整庵作困知記拘泥之若北溪字義然貶斥象山慈湖無垢為禪學昧先天之見也夫禪毀容緇服絕生育迹與華異唐宋大儒貶斥之亦動氣好勝未能無我陸楊張三大儒也用心求孔顏正脈何必同室相攻哉

自一向宗朱子而斥陸子陽明起而扶陸子一向宗韓歐而斥六朝五嶽出而尚六朝扶陸子則若楊慈湖張無垢王著作李樂庵凡用心于靜功者皆顯矣尚六朝則若王楊盧駱沈宋張道濟李太白凡用心于華詞者皆顯矣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氣運之一機也

倉頡制字洩太極之秘六書象形居多如生字從草木頭草木之生中尖太極也旁二葉人字二儀也重二人仁字四象也果核曰仁生生不息原蘊太極羅泌路史發揮與予見同語多奇惜無刻板　卷一完

文脈雜論

漢鄭康成已開訓詁之文之端其句也實而健唐韓昌黎已開課試之文之端其篇也達而昌歷宋及元則訓詁課試之文務而索是故文之妙者漢得九人焉賈誼司馬相如子長揚雄枚乘班固崔駰蔡邕張衡是也三國六朝得八人焉曹植禰衡張協陸機劉峻江淹庾信劉勰是也唐得七人焉駱賓王王勃陳子昂李太白柳宗元李華孫樵是也宋得六人焉李覯司馬光蘇洵蘇軾陳無己陳亮是也元得三人焉

楊維楨陳樵吳萊是也唐文不待昌黎變之元結已變之其失也峭而急宋文不待歐陽變之李覯已變之其得也厚而弘司馬光敘玄陳無已正統論漢格也汪若海麟書奇文哉

李空同曰漢無騷予曰司馬相如長門揚子雲反騷賈誼鵩鳥班昭自悼豈曰無騷曰唐無賦予曰李太白大獵明堂楊炯渾天儀李庾兩都杜甫三大禮李華含元殿柳宗元閔生盧肇海潮孫樵出蜀豈曰無賦曰宋無詩予曰梅聖俞王介甫陳后山朱晦庵謝皐羽擇而誦之豈曰無詩空同詩賦可觀文亦句短

而氣局太質而少華知復古矣體裁則否無大題且見未透

類書若杜佑通典鄭樵通志畧馬端臨文獻通考王應麟玉海甚便考索但通典止天寶通志不及宋通考至宋末玉海繁瑣爾樵譏班固博雅不足且自為史絕司馬遷史記之續見高矣眼學耳學言甚新貶後儒著作法會論空言為書不悟孔子修易書詩禮樂春秋存歷代之制樵泥度數名物昧性命之微也太博而未約云端臨譏之見通考中後無續編惜也若北堂書抄藝文類聚初學記失之碎太平御覽太

平廣記冊府元龜失之雜呂東萊十七史詳節分三國志魏前人入漢宏矣呂布傳分亂之非也又入宋儒議論削藝文志目錄尤非也孰增定之若一全史爲佳也

昭明文選唐初最尚也曰文選濫矣才半至宋廢之文日卑矣姚鉉唐文粹欲倣之不能匹也賦多遺柳柳賦唐之冠也又遺韓平淮西碑柳乞巧文皇甫湜諭業篇遺固多矣宋文鑑呂東萊選致語批判甚陋也爲可取也表與律詩未精也不及江鈿文海遺固多矣紹興後未及選元文類蘇伯修選劉因渡江賦

學辨王惲至元神武頌蠹魚文王柏通鑑托始論遺固多矣至正後不及選孰能重選定之以成三代之美也噫古之文盛也上倡之若武帝知相如之賦成帝知楊雄之賦今儒生亦不能讀在下者曷能文哉且選文必須後代選之若昭明文選乃得前代之全然兵燹之亂恐不能存也莫若每人各一卷以待續增若某朝若干人庶為得宜

皇明文衡程篁墩作序與目錄未成逝矣後人按目錄成之亦多缺文篁墩博學文衡尚事實便考索多收碑誌序可徵矣不悟經史子集體各不同事實勝

者史也選文選集耳棄華而取質豈選文之法乎宋潛溪擬晉武平吳頌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宋鐃歌鼓吹曲太乙玄徵記詰皓華文咨目童文玉壺軒記蔗庵述夢文調息解錄獻人申鮮生詞隋室興亡論讀宋徽宗本紀一集遺多矣餘可知也必須重選方有光于我　明予隨見選錄之賦百二詩三百文五百矣但不能多見新集為歉也

文翰類選淮王命左掌史李伯璵編亂雜無紀不若各代是為選也古文辨體海虞吳訥編雖便初學亦恐大拘選欠精也

皇明文寶姑蘇楊循吉選首　御製之文君臣同列一不可也文以尊叙內閣九卿部屬省郡不及布衣若縉紳一覽二不可也　御製文七卷爲存實之錄諸臣之文皆任己意改之謂之筆削三不可也黃五嶽謂予曰何李賦獨高貶其不知賦止取記序數篇亦何見也

莊列韓非孫武外淮南子文氣雖雄辭多因襲若見獨而辨奇語新而意透王充論衡乎有妙思焉空蔡邕私之學進也折以正理則否

杜子美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蘇子瞻病玄曰

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意朱子曰玄乃諸賦粗緩音節耳惟王克李覯司馬光有取于玄子謂子雲漢儒集大成者達過荀卿子美知言哉議之淺也

班固典引倣相如封禪子雲美新融活而華但氣稍怯冒下數句曰歸功元首將受漢劉又曰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蓋提起頌漢德為主得作文輕重法況孔子生衰周不遇後暴秦坑焚至高祖過魯始祀以太牢孝武表章之若天為漢而生漢迎天能用實諸儒所未發予悟曰隋生王仲淹以啓唐宋生周程張朱以啓我　明天道達故豫定云夫封禪體促美新

體方典引體圓班彪王命論欠華傳幹王命敘襲彪體細弱矣傳退皇初頌郎顗淳魏受命述工而氣短曹植魏德論德何有也失之簡隋李德林天命論倣彪幾植唐陳子昂大周受命頌佞哉又子雲下也惟柳子厚貞符貶斥祥瑞一歸于德佳哉奇也詞則疎矣宋羅願帝統我　明解縉帝典法古未盡也晉元二代豈乏作者或有作失之不及見邪予嘗著華夏澄清撰蓋頌我　明功高萬古與庖羲匹若天地重渾闢然安祚匹天地無疆起結曰帝宰謂此理為渾闢主即我　明盡性立極也詞雖未工三年乃成劇

思也

魏晉以來詩多矣獨稱陶詩陶評過淡不及曹劉之雄謝江之麗然多寓懷之作故誦者慨然有塵外之思唐以詩取士詩盛矣獨稱杜詩杜調太重不及陳李之逸王駱之華然多述懷之作故誦者惻然有由中之感二子見道率性言之誠能動物也

李翺復性三書勝韓子原性原道歐陽六一取幽懷賦而棄復性夫復性訓修道之謂教即自明而誠謂之教與陽明修道說同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朝聞道夕死可矣與子序楊慈湖覺語同諸儒訓中庸

弗及也幽懷賦格卑而詞嫩豈賦乎六一見陋矣
或曰柳子厚之文憤激或曰蘇明允之文縱橫或曰
文忠綺麗或曰文忠詼諧刺或曰文貴渾厚自渾厚之
說興則春秋筆削恐傷渾厚矣是以孔子惡鄉愿不
意文中亦被鄉愿亂之王子于中曰氣一也今世何
事不被鄉愿之害
韓昌黎有志古學但性坦率不究心精邃非柳匹也
當時能忘勢且延攬英才籍湜輩尊稱之文名遂盛
于唐後歐陽六一好而尊之配孟以已配韓蘇氏父
子在歐門下極推尊歐不得不推尊韓是韓又盛于

宋我　明宋潛溪原文六經外當讀孟子與韓歐文夫惟皆知宗韓則不復知先秦兩漢文故何大復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濫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于謝旨哉言乎

韓昌黎本奇才得節奏疾徐參伍錯綜迴旋照顧八面受敵之妙故曰為文必使透入紙背如是則文厚而圓矣

歐陽六一典文衡變文體自作原翁欲變入于翁也先儒亦曰過豐腴而乏清勁不及孫明復石徂徠之簡健予曰歐陽肉多而骨少孫石肉少而骨多曾子

固木篤而欠玲瓏王介甫骨骼而無丰采皆不及蘇子瞻之俊逸也

元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奚斯馬祖常歐陽玄黃溍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固各有可觀馬石田集文有漢氣詩有唐音惜無大題也陳樵鹿皮子集抱超卓之見而文賦甚奇天台李孝光可也未見全集盱江鄒矩涂幾幾集曰涂子類稿詩文亦奇志士也元末大亂不顯矩為集序亦佳矩集未見惜也夫人生丁世亂客死兵死集燬于烽燹者多矣若柳道傳之翁揭曼碩之嫩虞道園學古集多而失之枯也

或曰文章有大家有名家予曰大未嘗無名有名未嘗不大豈以卷帙浩繁為大家篇章簡約為名家是曹子建及不及沈休文矣抑以妍媸備具為大家精美獨高為名家是陳子昂及不及白居易矣論文不必巧分名家大家當以雅俗雄弱別之可也

近世官高科第高即稱文高若布衣雖高文弗稱也左氏素臣春秋傳何高也宋潛溪景濂在前元布衣耳後危素薦之亦不仕潛溪集至正丙申梓行余廷心官高科第高者也當兵亂時東劉彥昺曰景濂宋先生集寄惠為幸蓋不以布衣輕潛溪亦不以官與

科第自恃好學之篤卒成忠節之名也蓋前元取士中場用古賦以故多博雅之士今舉業盛行視古學為棄物矣此世道之一變也

秦漢至今作者多矣不奇則同同則腐不惟不愛且生厭歎理因之蕪是以古作各不同若屈宋馬楊漸華而雄班蔡降稍怯矣更變為粗六朝工之組織韓昌黎覺其意不達也反而平且質承之者疎以漓五季萎甚矣歐蘇曾王條暢豪邁而曲折紆徐終亦宋格我　明宋劉王方楊李為翰苑應制敷陳則又類怯羅圭峯李空同康對山崔后渠法兩漢先秦云自

是知宗昭明文選也

感哀伯諫郜鼎閔單襄公叔時莊辛說楚襄春秋戰國文華矣宋玉答問李斯諫逐客書枚乘七發傅毅連珠賈誼過秦論孔稚圭北山移文後遍相效法精彩炳蔚也夫文也者文也華者也霞天花苑錦章也彼不文為文自附于古作者豈文乎

秦漢三國六朝作文不苟鑄偉詞不實見擇而存之一人不過數篇心精完而文多傳惟沈隱侯集百餘卷今亦鮮傳後若長慶集懷麓堂稿過多矣是故文集貴精不貴多何李集精選之可也

卷二完

文脈卷三

文脈新論

御製文集三教論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大哉聖見超出宇宙之外是故獨稟全智功高萬古云空文運之重光而眞才之旅生也

國初洪武間一格也宋文憲潛溪集四十卷至正初壯年擬古之作漸魏六朝體俱備入我　朝老矣筆力漸衰詞格過熟劉文成覆瓿集詩賦豪逸郁離子奇恣哉送窮文過昌黎也王忠文華川集學蘇欠俊文訓效七體甚佳子紳繼志集亦可方侯城遜志齋

集綽有東坡之才健逸過王博不及宋
胡仲申翰與宋潛溪濂同學于吳淵穎同脩元史濂
授學士子璟中書孫愼序班何顯也翰就金華教以
故不顯後璟愼戮濂流茂州至夔卒何危也胡仲子
集衡運皇初井牧愼習諸論學際天人惜不究用冥
鴻哉元亂後田可井舉士可法周漢劉宋典文衡參
幃幄不言何也
劉迪簡夏尚寶集文氣遒勁究心經術上書言漢儒
多分章句破碎五經如建屋而障隔之宋儒詳衍義
說傳會五經如製衣而補綴之甚當也不雨上書言

思治過亟心火炎元致旱靜以水濟之抱經世大志奈早逝也學有淵源嘗私淑吳草廬之門蘇平仲伯衡賴濱之齋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甚佳朱伯賢石白雲集題多擬古是時浙東文獻何盛哉不能悉數姑舉槩耳

永樂至成化間與弘治初一格也楊東里學歐陽六一更弱矣劉保齋李古穰大類東里李西涯稍加潤澤詩尚唐調自西涯始間或有類元音程篁墩考索甚詳筆力較西涯尤健但無風騷趣邵二泉一變蒼老學史效左氏容春堂集氣格多宗昌黎王震澤句

峻潔篇勢狹乏丰容謫解短解河源考懿母傳法古長語紀博有識丘瓊山大學衍義補論斷經濟之畧也或曰司成均時科貢士有才學者分題纂成非盡出瓊山手羅一峰有東坡之才扶植綱常疏羅浮庵記甚佳但未入古格大忠祠文丞相祠陶桓公祠三記一格效昌黎廟碑後講學不復攻矣吳匏庵銳志宗蘇細弱且少光焰林見素欲奇未奇何燕泉何椒丘傳註丰研蔡虛齋張東白性理攸關桑悅玄好古不法古特賦有楚聲嘗曰翰林有羅玘吳下有祝允明知言哉玘丰峯續集甚古惜應酬作也弘治後文

宗秦漢自李崆峒始允明集五十餘卷黃五嶽曰大游賦可匹相如陳白沙詩有天趣門人李承箕大厓集陳樂芸傳飄逸有奇氣盧正夫格荷亭辨論獨見哉王端毅恕石渠意見見高矣

弘治末至正德一格也李何倡之李空同集刻多矣予問黃五嶽曰空同自定不復增損予曰刪之過韓柳矣有秦漢風詩魏晉唐無有之奇才也蔣南泠曰剽擬田豫陽曰空疎呂涇野曰止于文詞而未究其極予曰空同子八篇氣勁語精二疏忠藎非志古名賢弗能曷輕議哉何大復詩較空同可吟明月篇尤

也九訟七述宣歸賦師門琴諭與空同書不讓古作
但氣薄是以不壽若假數年加沉雄過空同矣
徐迪功集文文騷崇化論談藝錄重與空同書楚些
漢魏作也詩句玉潤且鏗然扣哀玉音石熊峯集文
法漢詩法魏弘德間大臣文傑也王渼陂集文學漢
而粗詩學杜而放張太微詩調俊亮但才不充孫太
初漫稿立題多山林逸趣句亦清新年不孔未入古
調鄭少谷文氣促澀詩息太苦蒼老而崛奇學杜也
邊華泉法古而疎少雋永孟有涯文枯淡矣王浚川
辨五行識高也慎言雅述發未發多矣文亦歐格賦

乏風騷明月篇與郭价夫論詩書可匹魏晉云
陽明王公如蘇而圓秀或歎甘泉湛公如歐而壯沉
或逾究心理學爲律詞林陽明弔屈原賦痛旅文徐
昌穀墓志辭爵疏天機沛達莫及也詩唐調寫景絶
塵見透而思清飄然仙氣甘泉安南賦效孟堅兩都
賦西征詩序效昌黎淮西碑格物通效衍義補四書
測五經正傳大儒哉楊子折衷貶慈湖寓譏陽明過
矣志陽明墓推許之定論也魏莊渠六書精蘊用心
甚勤贊不發制字本旨借明經世之略非也倉頡去
今遠甚大小篆秦漢猶有傳未可全非李斯精蘊多

言象形物器形象古今不同六書且缺其五所見有限恐未精乎馮洞陽元始剩語析三教之微也

崔后渠洹詞簡而嚴活且遒勁促捷不可以句失也躁左氏之變乎無垢曰禪語亂經象山曰禪語亂德慈湖曰師心自作白沙曰掇異學之緒陽明曰殆霸儒者流沂陽王生曰宣聖沒後不能無偏五公志在聖學究心道原後學學其是可也曷貶哉薛西原簡后渠曰不用心于內志于文故本原亾而實見少后渠服曰誠然洹詞格言甚多尚節氣取人嚴刻貶華除齊黃方諸臣曰先國之忠不足贖亾君之罪貶三

楊諸公曰宣德正統間君子有為時乃日與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循至己巳北狩庚午易儲丁丑倖功見獨而新成一家言也

羅整庵困知記文句老蒼用心勤勤但拘字義貶象山慈湖甚矣夫陸楊二公尊德性者務本也蓋人心汩利欲滯見聞非靜養曷見性眞是以陽明倡良知人心一惺有志者共明之可也今乃比孟子闢告子各立門戶以起爭端非明道實晦道也高明監云

康對山集氣骨疎爽有西漢風張太乙曰編選未精也呂涇野集亦學西漢稍緩而怯全刻太冗矣序劉

氏族譜曰伊川程正叔作家譜官止說書賴與門人講學故傳今不磨若紫巖先生翁冠及第累官學士至太宰將北轉入相且道大行夫涇野狀元也號知道者何重劉輕程劉不知何如人未聞行道也集中多慕人爵之詞空同子曰魯論但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只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此亦慕人爵之意由後觀前何者非浮雲二公尚慕空不慕者鮮也陝西解元邵昇與康對山同懼詿誤革籍予會其弟昺得觀漁陽歌四闋清新可吟五泉韓邦靖詩亦後惜皆早逝

楊升庵詩六朝初唐之匹也其言解經不特識義理亦當識文體深中後儒解經之失著述甚富勝仕矣薛西原詩儼然晉魏初唐人病其務蓋不知如玉之溫潤元夕篇尤妙也熊士選倬詩法杜常評事倫詩法李志古而天奪之悲哉

林平厓與張崑崙書古樂府靈招少谷碑文不下空同餘不可句後攻數學文退矣張崑崙集同年友方十洲刻不稱其名云曾爰集江暉撰文過奇自名曾爰出山海經病時格卑嫩欲變之晦澀而未熟

陸文裕外集談博備考索類說海內集詩文未工周

八厓集取鄭少谷集序存芒文周額侗集刻削而簡促劉梅國崇正堂集廣文選序可也凡集未入古格及聞名未見集茲不論集雖梓生存新新未已不敢論

嘉靖年間一格也連值鼎革維新文明全盛周秦漢魏六朝初唐盛唐諸體咸備燦然郁乎夏哉興起林如也

桂見山奏疏純王之學霍渭厓奏疏經濟之才二公早逝天何不慭遺也見山令丹徒孔康惠政至今頌之渭厓貶陸象山性學未明也張羅山奏疏桓發之

氣久于科第練達已深際遇奇矣年亦不孔席元山道爽峻嚴類震澤宗陸象山有鳴冤錄廖洞野華而莞知天文有玄素子集但類策體且多同耳

高叔嗣蘇門集詩學杜文學漢空同後進有志好古惜壽不永集序陳約之作得漢格少年督學卒河南有后岡集弟仲嗣不下蘇門曾爲嘉郡二守予見壽屠漸山太夫人文漢格也屠漸山集逼眞兩漢書温雅可愛予同年友王柘湖集詩企盛唐大復之續也王雅宜集詩亦俊亮閒有初唐調迎春賦效王勃才清欠雄負重名妙翰也朱子价稱其有叔度之風袁

永之集知體裁矣七稱七擇懲胡二論佳哉詩賦皆大題世緯經濟才也蔡林屋集瘦削而未熟

湖廣曠宗舜才高好古知天文慕玄學有出塵趣弱冠解元早卒長沙劉章長才博學氣甚豪俠落乙榜授儒官一夕卒洞陽李聯芳妙年高第性敏嗜書終日劬學對人曰不登甲榜第一人可恥也盡讀天下古今書補之卒于京錢塘錢玄石椿張太華涞予同年友也數寄予詩效六朝初唐上進有期惜早卒也嗚呼美才而未成章竟特一張光世哉光世有伎陵集空同有傳前數子無聞焉惜也噫天下有才無命

而不聞者亦多矣
黃氏集五嶽黃勉之省曾撰章題光偉部次森莊寶藏洞開化機不洩十干為編總百卷文集大成實鮮厥儷雄哉予友曷復覼云
海邑自二陸二顧振起三吳吳人多文原出子游代閻之也繼者不源源乎沂陽王生文祿曰古之文也簡而質明心也誠也今之文也繁而虛昧心也偽也明心也學至而言言必據已昧心也好勝而言言必欺人匪心得也試觀之草木華而後實實結而後華零文譬華道譬實使未華而望實未實而去華蠡也

義畫孔述非文哉無文則道曷見也是以因文見道道成而文自忘今未見道而先舍文文非文道非道故曰考實則無道抽華則無文

開國肇基作之極亦不過七八百年猶且求師以聽其謀畫今欲究天人之秘發為經世之文而垂不朽之名弗求師以問學之可乎是以矜高而亟師者罕能成大器故曰三王四代惟其師

一代人文之精神命脈原于創業君心是故倡始之效尤之人文日降也惟我　明洗滌夷風若重開闢宅人文之特盛云

宋潛溪曰瀟嘗受學吳立夫問作文之法謂有篇聯脉絡貫通有段聯奇耦迭生有句聯長短合節有字聯賓主對待又問作賦之法謂有音法倡和闔闢有韻法清濁諧協有辭法呼吸相應有章法布置謹嚴總不越生承還三者而已然字有不齊體亦不一須隨類附之不使玉瓚與瓦缶並陳斯得矣又在三者外非精擇不能也嘗謂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曾亂王生曰此殆相傳作文眞訣乎用表

出殿文脉云

文脉三卷完

文評

王世貞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評

明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人如官廚內醞。差有風法。而不甚清絕。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季迪如拍張檐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瀠洄滉瀁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牘有法而簡。邱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城五千兵。閒整堪戰。而傷于寡。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而元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巖。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冥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瓌寶。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下百步。而能鑠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笮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嘶聲人

唱霓囊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鹿仙。亦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文愍如登小邱。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爲璞。呼驢作衞。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離。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屠沽小肆。強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老敘事。粗見聾聾。豐道生如骨董肆。眞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儇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闊。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黃德兆如山猺強作漢語。不免缺舌。黃勉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眞。陸浚明如捉塵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鷹。矯健自肆。袁永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河朔餐羊酪漢。羶肥逆鼻。顏惟喬如暴顯措大。不堪造作。楊用修如繪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家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甯如下邑工琢玉器。非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迹間。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參禪。兩處著脚。俱不堪高坐。王思道如京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空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資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嚼白蠟杖青蘆。不勝淡弱。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便欲隸太常。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滔蕩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東坡文談錄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潘同會）

徐壽